

家乡的水碾

黄汝兴

我的家乡是一个大坝子，土地肥沃，田畴交错，沟河纵横，水资源十分丰富。很久以前，人们就利用丰富的水资源作动力，在坝子的沟河边上建起了许多碾房，为村民碾米。水碾不知是谁发明的，已不知道是哪年哪月有碾房的，反正谁以说不清，总之，水碾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

碾房里那圆形的石槽和石碾子，都被无情的岁月碾磨得光滑锃亮，可知那座碾房年代的久远和古老。



李西余/摄

一片连绵百里的山峦，横亘在云南开远市东面。这就是大黑山。黑色的山，幽沉的山，它掩藏着鲜为人知的奇景。

今年八月的一天，十几个初中同学相约，驾车来到绵延不尽的大黑山，到了大黑山主峰，此时，只见眼前一片迷人的景象……向下鸟瞰，一览众山，千沟万壑，水库碧波，村落连片，一切尽收眼底。真是：“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远望黑色的山，走近却是绿树青草，红岩白雾，面对巍峨的高山，人仿佛变小了。

翻过大风丫口，一下豁然开朗，进入形似高原丘陵地带，在连绵的山丘石林之间，是一片片宽阔的黑土地，乱云飞渡，寒气袭人，给人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之感。

在山间的草地和收过庄稼的地里，一群群马、牛、羊在安详的吃草，小山羊爬到



王成生/摄

高处，嗷嗷叫着，像是呼喊妈妈。不时还看到一窝的牧羊人。

石围墙是大黑山的核心景区。山路两旁，大自然鬼斧神工雕凿出千姿百态的山、石、洞。俊俏秀美的石林，挺立在一片片草

(上接二版)于是决定尽快采取行动脱离蒋的控制。其忠实部下缪云台与陈纳德联系(陈纳德抗战时在昆明与龙云建立了交情)陈纳德的飞机可以自由出入南京不受检查。在陈纳德的帮助下，1948年12月8日，龙云乘陈纳德的飞机飞抵广州后，由陈纳德安排的人接出机场，当晚即乘船去了香港，蒋介石知道后，尽管非常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1949年8月13日，龙云等44位爱国人士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

我挑着两半箩筐谷子，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后面。碾坊虽离家不远，但挑着两半筐谷子，总感觉担子沉甸甸的，路也很远很远。一次，我和父亲挑着碾好的大米在回家的路上，只顾高兴，不小心绊到一个石头摔了一跤，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父亲满不高兴地说：“你看你这么不小心，这白花花的大米多可惜呵！”他放下肩上的担子，弯下腰，用手小心翼翼地地上把米一粒一粒捡起来，捧在手中用嘴把粘在米上的灰尘

吹去，再放进谷篮里。父亲不顾烈日暴晒，专心致至地捡散在地上的米粒，只见汗水顺着他的额头、脸颊大滴大滴地往下流。路上的捡完了，路边草丛中还有几粒，父亲舍不得，又弯下腰去捡。我不耐烦地说：“爹，剩下几粒算了，太阳这么晒，我们赶快回家

吧！”父亲回答说：“剩一粒也要捡起来，你知道从育秧到收割，再到碾成大米，要付出多少汗水，到嘴边的食，丢了多可惜。”没办法，我只得耐着性子等他把最后一粒米捡完，才跟着他回家。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在烈日下捡米粒的情景，时常会在我的眼前浮现。

碾坊的主人是我的姑爹，他碾米的经验很丰富，米碾得特别好，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愿意挑来给他碾。姑爹家有一个表姐，经常在碾坊和他作伴。表姐比我大三岁，性格像个男孩子，狂野、豪放，我最喜欢到碾房去找她玩。我每次跟父亲挑谷子到碾坊去碾，等他称好谷子，排好队后，总要和姑爹吸会水烟筒，拉拉家常，假如姑爹有空，还会炒上两个菜，喝上几盅。这时表姐便带着我到外面做水车玩，离碾房不远处，有一条小水沟，清清的流水顺着有坡度的水沟哗！哗！哗地流淌，是支水车的好地方。表姐翻过院墙，偷偷地爬进张奶奶家园子砍倒一颗芭蕉树后逸出围墙来给我，她出来后，我们把芭蕉树的外层皮剥开作水车槽，心子用刀切成十公分长一段，作水车的轴。然后，把竹片均匀地插进芭蕉心子做水车叶子，再用一根小木棍子穿进芭蕉心，作水车横轴，两



李西余/摄

边用树丫插进水沟，把水车支在树丫上，在水沟中用泥巴围起一堵坝，用剥下来的芭蕉树皮做成的水槽搭在水坝上，流水顺着水槽冲在水车叶片上，水车在流水的冲击下，飞快地旋转。水沟里支上的十多个小水车，在夕阳下，水车带动水花成圆形飞舞，一条色彩斑斓的水带在水沟里舞动，美不胜收。

水车带着岁月随流水一起流逝，人类社会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而发展变化。如今，家乡的水碾早已荡然无存，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有些东西，虽然是古老的、很平常的，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找回来。它只会深深地留在你的记忆里，不管岁月怎样流逝，社会如何发展变化，都不会消失。是呵！家乡那哗！哗！哗的水碾声，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记忆里！……

大黑山情思

马泽生

不怕刺手去采摘。临走时，主人非要送给我们嘎戳和荞麦面。这里还有一相小插曲：一位同学为了方便，可是没有厕所，老王指了指屋子后面的树丛，原来仆族不兴用厕所，房前屋后的树丛就是“免费厕所”，不远处还一只狗在等着清理你的大便呢。

仆拉人在交往中的热情好客，交谈中的耿直憨厚，目睹的勤劳善良，是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禁联想到：他们的祖先源自哪里？为何在这与世隔绝，山高水冷地方繁衍生息？这背后肯定有许多离奇的故事。在城市化的大潮中，他们将走向哪里？后来有一位放羊的仆族大爹介绍：早在上世纪



李西余/摄

看着新盖的小楼和房前路边摆放的小汽车、摩托，看着周围漫山遍野的庄稼和秀丽的山水，看着青色的柏油公路，看着村边的文化室、球场、路灯，以及玩手机的人们，也许是难以离舍，乐居于此的原因吧。

大黑山也有沉痛的往事。记得四五十年前，大黑山主峰曾是古木参天，翠竹成林，流水潺潺。经过几十年疯狂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木连同树根被砍伐殆尽，变成家庭豪华的茶板和精美的根雕艺术品，约八十年代初期，大黑山林区原始森林消失，竹林也死亡，现在仅剩一些散落的灌木丛，土壤流失，石漠化严重，周围村庄赖以生存的山泉水干涸。为解决饮水困难，只能靠修水管收集雨水解决生活用水。新世纪以来，政府倡导退耕还林，修复植被，兴办旅游，发展经济，计划兴建大黑山旅游景区，大黑山的明天将会更美。

不久，龙云被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国家给了龙云副总理级的待遇，工资500元人民币，还给他安排了司机、警卫、秘书、服务员、厨师等。龙云生活舒适、心情舒畅，他对自己和张冲一样选择了投奔中共这样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感到非常满意。

山苏彝文化

YIZU WENHUA

蒙新出(2017)准印连字第004号 2017年5月20日

红河州彝学学会主办 2017年第3期(总第79期)

州庆办督查州庆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4月11日，红河州建州60周年庆祝活动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州人大副主任姜仁斌率督查组对州庆重点项目进行了督查。督查组一行先后到红河展览馆、温德姆公寓式酒店、新鸡高速公路玉屏立交区、滇南绿洲城市综合体(滇南中心医院综合医院、职教园区)等建设工地进行了实地调研，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红河展览馆项目，目前已完成地下室土建、防水等地下作业的全部施工。姜主任要求州规划局要进一步优化工期安排，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要加强与州委宣传部的协调，同步推进展览馆建设与建州60周年成就展布展设计工作，确保按期完成。

温德姆公寓式酒店项目按筹备工作计划要求，有序平稳推进。目前，项目建设正处在吊顶、消防、空调安装等施工环节，从施工进度看，能在州庆前投入使用。了解基本情况后，姜主任强调施工方要增强信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同时，州庆办工作人员要加强督查，及时掌握了解酒店建设进展情况，督促蒙自市为项目施工方提供好的服务。

蒙自绕城高速(新安所至鸡街段)工程进度喜人，目前，路基挖方、填方完成85%以上；

防护工程、涵洞、桥梁桩基接近尾声；梁板预制完成90%，梁板吊装完成80%，隧道掘进72%，衬砌完成62%。姜主任要求，州交通局和项目施工方要加快项目建设力度，抓住施工黄金期，把施工任务计划到每一天、压实到具体施工段，确保工程快速优质推进。

滇南绿洲城市综合体项目点职教园区内的州农校教学楼、民族师范教学楼、图文中心和信息中心主体已封顶；滇南中心医院综合医院主体工程验收合格，可实现州庆前部分科室搬迁试运行。姜主任希望滇南绿洲城市综合体(滇南中心医院综合医院、职教园区)建设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要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州庆前投入使用。

姜主任对所督查的项目在工程质量、建设进度、安全生产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州委姚国华书记和李扬州长指示精神。一是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及时跟踪项目进度，为项目施工方提供好的服务，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二要思想上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加大工程建设管理力度，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州庆办文稿组)

为使全市今年烤烟移栽按节令完成，连日来，烟区群众忙碌碌埋墒、打塘和移栽的身影穿梭在田边地头，为确保移栽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抓节令抢时间不误农时，群众树立了抗大旱保移栽的思想，为顺利完成烤烟移栽工作奠定良好基础。这是弥勒市新哨镇群众抗旱移栽烤烟。

(普佳勇文/图)



顾问:	吉狄马加	中国作协副主席
	张昆华	国家一级作家
	白保兴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志彬	云南省政协民族委副主任
	陈霖	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
	李涛	云南省文化厅厅长
	普绍忠	红河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普菊红	红河州政协副主席
编委主任: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编委副主任:	松万明	李正有
主编:	松万明	
副主编:	常荣光	
编辑:	张智明	李西索 莫俊

《石屏彝族山苏文化习俗调查》出版面世

近日，《石屏彝族山苏文化习俗调查》出版面世。该书由红河州彝学学会、石屏县彝学会编，由石屏彝族学者李朝旺著。撰写出版该书的目的，意在让众人了解山苏的文化习俗，从而关注山苏的发展与繁荣。内容涉及：概说山苏、衣食文化、民居习俗、节日文化、人生礼俗、农耕文化、婚嫁礼俗、原始文化、家教与伦理、口传文化、音乐歌舞等。

山苏，自称“勒诗帕”或“勒苏”。邻近彝语支民族称山苏叫“阿呢泼”，汉族则称“山苏”。红河州仅石屏县境内有上午、石岩头、坡头村、福安村、莫沙琅、所罗租

门前的香椿树

毕自荣

当云岭高原彝家山寨迎来第一碰谷雨后，初春的香椿芽，翠绿水灵、鲜嫩喷香。千万朵绛紫色的香椿竞相争艳，把整个山寨点缀得格外绚丽，就像一位俏丽的彝家少女，专为悦己者而容。人们摘来香椿迎接春天的餐桌，鲜嫩的香椿芽用开水轻轻一焯，放上特制的佐料，顿时香味扑鼻。把焯过的香椿芽切碎，拌上蛋清儿在油锅里翻上几个跟斗，煎成金黄、翠绿相间的香椿炒鸡蛋，既好看又美味。为了长期保存，还可以腌制慢慢享用。

清明时节的香椿心事满满，树枝上那一朵朵绛紫色的香椿犹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撩拨了多少农家人的目光，也弥漫了多少人的味蕾，更让城里的商家垂涎三尺。香椿成了清明节时先祖墓碑前的上等祭品，更让远在他乡的游子每每念及香椿，都会有一股“椿味”乡愁乡恋。

椿树不像松树那样笔直好看建屋，而是弯几古扭，从来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又呈墨黑色，但弯得苍劲有力，即使树皮裂开了也不会折断，给人一种不屈的形象。它不像柳树那样下垂，而是向上生长，令人感到一种执拗的力量所在，它给贫瘠的山寨带来荫凉。椿树材质是做水桶、做三弦桶极好的材质，更是城里人们放到梁上避邪驱鬼的“镇房宝”。

当年曹操亲自把故乡的香椿送给了汉献帝。从此，香椿就成了贡品。香椿之美征服的何止曹操和汉献帝！到了唐朝，

百岁著名书法家熊文楷荣获国家六大最具贡献艺术家荣誉称号

近日，今年百岁的著名书法家熊文楷接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国家艺术编委会专函，荣获国家六大最具贡献艺术家荣誉称号。熊文楷是著名的书法家，在弥勒这块芳香的热土上留下了他许多墨宝，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被更多的收藏者收藏。德芳流远，艺传卓越，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发扬和弘扬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为中国的文化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经

文化部门推荐，国家艺术编委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联合评审，与齐白石、徐悲鸿、范曾、刘大为、沈鹏共同荣获国家六大最具贡献艺术家荣誉称号。同时把优秀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收藏者收藏。德芳流远，艺传卓越，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发扬和弘扬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为中国的文化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经

(普佳勇)

龙云与张冲

沙平



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运动



南省政府驻地五华山及龙云公馆,控制了机场及电报局,切断了昆明的对外联系,然后派人将蒋介石的电令送达龙云。内容如下:免去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龙宅被围,但后门未被杜发现,龙云便从后门上了五华山,组织力量,准备抵抗。龙云平时很看重张冲,曾说过:“张冲这个人,是男子汉大丈夫,有血性,机智而又有胆量。他很讲义气,够朋友,是我部属中最好的一个。”在龙云蒙难之际,10月3日凌晨,张冲从黄河巷一家民房的屋顶冒险爬过来,跑到五华山看望龙云来了!并亲自给卫士们装弹夹,指挥战斗,使龙云深受感动。

张冲不断给龙云献计:一是电令卢汉率部返滇救驾。二是自己愿去滇西拉起一支民族武装约一二十万人,和杜聿明对着干。三是电请西康刘文辉出兵支援(刘与龙云原有密约)。结果由于卢汉无法返昆,计划无法实现。龙云在各方劝说下,初步同意去重庆就职。何应钦为此特从河内飞来昆明周旋,龙云认为何应钦来也不行,坚持要宋子文来谈判才赴任。宋子文既是蒋介石的舅子,又是龙云的干亲家,于公于私都便于商量,蒋介石同意了。

张冲针对情况变化又献计:宋子文来了就扣押他做人质,强迫宋下令杜聿明撤出昆明,并由宋下令卢汉率滇军返昆。龙云犹豫一阵后说:“你的计策好是好,但冤有头,债有主,我怎能是非黑白不分扣来子文呢?我不能如此做人呀!”张冲见龙云不愿背信弃义对待宋子文,又改计:待与宋同机飞重庆时,示意随从副官拔枪突然袭击,命令驾驶员改飞越南,到河内后再让原机送来子文回重庆,这至多让宋虚惊一场,然后你再率滇军返回云南找杜聿明算账,向蒋介石复仇。龙云当时同意了这一计划,但上了飞机后又犹豫了:一是仍感这样干不仁不义对不起宋子文;同时担心若飞行员忠于宋子文拒不从命,和副官打斗起来造成机毁人亡大家同归于尽,那更不合算了。便取消了原订计划。

龙云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将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杜聿明身上,说他“太放肆”还装模作样撤了他的职,而对龙云放桌上则礼有加,其实龙云的行动一直暗中受到特务的监视和控制。但处于软禁中的龙云,也不惧蒋的淫威,秘密与中共民主人士保持联系,并在旧政协开会前,资助民盟黄金200两作为活动经费。

自龙云离开云南后,张冲就失去了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卢汉名义上虽是云南省政府主席,但在河内回不来,实际上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之,同时,又成立了从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建立了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党政军体系后,便对蒋介石后早恨之人骨的“民主堡垒”的云南爱国民主运动开始镇压了!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6月,又发生了特务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李闻惨案”。这一

切对张冲教育很深、震动很大,尤其李、闻是他的好朋友,他们的遇难使张冲深感云南是呆不下去了(此前他已知:李、闻和自己三人,都已上了“黑名单”,应设法及早脱身。)

由于“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不得不把李宗黄和关麟征调离云南,把卢汉从越南调回任省府主席以平民愤,让霍揆彰代替关麟征担任云南警备司令,并令霍严密监视张冲。张冲知道内情后,为了麻痹敌人便主动出击,送上门来,每天与霍揆彰瞎聊天,搓麻将,还抽大烟。霍每天大酒大肉招待,张冲赖着就是不走,在霍公馆一住十多天,把霍也搞烦了,对身边人说:“张冲会是共产党?白叫他当军长了,纯粹是个草包。”终于客客气气对张冲下了逐客令。张冲笑笑,幽默地说:“本来我还想在此养老呢!你不欢迎,我只好走了。”

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滇军六十军、新编九十三军,在完成任务后被蒋介石调往东北打共产党。1946年5月30日,滇军六十军184师师长滇籍军人潘朔端在海城起义加入解放军,在滇军中引起巨大震动。1946年10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为安抚东北滇军官兵,便把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冲指定为“土著”(少数民族)代表。张冲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当上了“国大”代表,觉得机会来了,可趁此机会离开云南投奔中共也!

张冲计划好了,先让夫人惠国芳带上两个孩子,通过在呈贡航空站当站长的哥哥惠群的帮助,顺利乘机抵达北平,在那里和中共联系,等待张冲的到来。而张冲在行前,在《云南日报》当记者的欧根给他送来了云南省工委的一封信介绍信,并告之张冲到上海后和董必武联系的暗号。张冲随云南代表团乘机先赴上海,然后再乘火车去南京。在上海,张冲通过黄洛峰与董必武见了面,表明了自己欲投奔延安的愿望。

张冲在南京出席“国大”,虚与委蛇。一天,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来访,告知他:你当国大代表乃蒋先生亲口所定;蒋先生是器重你的,准备下次全会增补你为中委;蒋先生对卢汉主持滇政,不尽合心,想让你取而代之,但据说你手下军队有赤化之传,应尽力清除之……等等。张冲应付说:一是我和卢汉关系很好,此事容我从长计议;二是本人乃“土包子”一个,这次会后,准备先到各大都市逛逛,开阔眼界,也从长考虑蒋总裁的建议。

就在“国大”收场之际,按照事前的约定,张冲收到了从北平来的惠国芳要与他离婚,要他去北平办理离婚手续的信。张冲便大力宣传自己要尽快赶赴北平解决家庭纠纷,放出烟幕弹以转移当局的视线,旋即乘火车北上。

到北平后,在中共组织的严密安排下,抗战时共产党派到他师里来当参谋长的薛子正开来了汽车,先后把他们全家接到机场,让他们登上了开往延安的飞机。在延安,张冲先后受到毛泽



卢汉被任命为滇南作战军总司令

东、朱德、周恩来等的宴请和会见,并于1947年4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底,张冲被党中央分派到东北加强对滇军的策反工作且卓有成效。在我党长期的宣传攻势下,困守长春的滇军六十军全部三个师,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终于在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次日,长春守敌司令、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见大势已去,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率所部投诚。张冲在策反滇军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被任命为松江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50年2月,张冲随陈赓、宋任穷率领



中国战区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地

的解放大军进军云南,回到家乡后,他担任了云南省副省长、省革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造福桑梓而鞠躬尽瘁。

再说龙云:1946年3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后,蒋介石特地在中央路上拨了一所高级花园洋房给龙云居住,但周围都布置有特务监视。

1946年春,国共双方关系日渐紧张,一天,蒋介石把龙云叫去,要军事参议院拟一个“剿共计划”。龙云当即就顶撞说:“我的军事参议院只会拟国防计划,不会拟什么‘剿共’内战计划。”噎得老蒋哑口无言,双方不欢而散。

1947年1月,张冲投向共产党后,蒋介石非常恼怒。一次蒋介石碰到龙云,责备他说:“张冲是你的部下亲信,这件事情你要负责。”

龙云当即顶撞道:“不错,张冲是我的部下,那么请问,林彪也是你蒋校长的学生吧,为什么林彪会反对你?这又该谁负责呢?”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在撤回延安前夕,周恩来特地去龙云家拜访他。特务们很快就向蒋介石报告。第二天,蒋介石就给龙云打电话质问此事。龙云回答说:“难道周恩来到我家来,我能把门关上拒绝人家进来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随着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南京政府摇摇欲坠。这时,有消息说,蒋介石要约龙云一起去台湾。无风不起浪,龙云担心若自己一旦已被挟持去台湾,就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则难以逃出虎口也! (下转四版)



日本投降

也说古「濮人」

戈隆阿弘



李西余/摄

在中国西南的远古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在汉文史籍中称之为“濮”的民族群体,因部落众多,号曰“百濮”。濮拉人繁盛时,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云南各地。往东,沿四川、贵州交界,延伸到今湖南、湖北的江汉地区。

汉文史籍上,有关“濮”的记载很多。如杜预的《春秋释例》载:“建宁郡(今曲靖地区)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无总统,各以邑



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国语·郑语》载:“云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又说:“楚鬬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云:(楚威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汉书·地理志》云:“仆(濮)水(指滇南元江)出徼外,东南至来唯入劳”。朱希的《云南濮族考》云:“余谓仆族因仆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水因仆族而得名,犹焚道因焚族而得名也”。

董难的《百濮考》云:“濮人即今顺宁蛮”。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城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阯濮之乡”。“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名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兴古郡……多鸠僚(佬佬)濮”。“建宁郡……谈薰县有濮、僚”。“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僚越、濮濮、身毒之民”。《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云:“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又云(永昌郡西南千五百里有尾濮……男女长,皆随宜野会,无有嫁娶。犹知母,不复识父”。可见,自楚西南向西直至云南边陲的广大地区都有濮人居

……古百濮之一种”。林惠祥撰的《中华民族史》云:“濮,今称保保”。《云南民政概说》云:“濮蛮,此类夷人散居山谷。思普沿边极多,红河一带谓之卜拉。金河一带谓之蒲拉。大概系同种族”。李卿在《从威宁“彝文印章”的发现谈夜郎国族属问题》中谈到“濮”时说“濮”,是古代对今佬族的他称,……同时又是佬族的自称。……濮、僚、革僚同是在改置胖舸郡后的这个土地上的一个民族,即今佬族先民”,彝族学者阿果的《试论彝族与濮和滇濮的关系》,在作了大量考证之后指出:“濮人应是云南最早的土著居民。而彝族与古代濮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认为“古代濮人泛指一个庞大的族系……,包括众多的部落集团。诸如多、微、彭等部落,应是古濮人的分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百濮’不可避免的受外族的侵扰、兼并、融合等原因,而促使内部分化,致使‘濮’到了西汉时,难以见到记载”。意思是被融合到外民族中去了。

纵观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有这样几种思路:一种是从族称出发。如扑子蛮、卜拉、蒲拉、蒲蛮等,认为与“濮”读音一致或相似,认定这些民族及他们的分支,都是古“濮人”的后裔;二种是从生息地域出发。如:爨蛮(亦称保保,即今彝族先民)、微、彭、卢等,认为这些民族部落,在古代“濮”地,认定他们是古“濮”的分支或者是后裔;三是从“濮”一词的含意出发,与今天的民族语言对比,如濮,系彝语“濮”、“泼”、“颇”的音相似,指“人”或“族”,认定,古“濮人”,是今彝族先民的一部份。不能说以上三种分析毫无道理,但也不能说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从上述所引的史料中,我们知道,濮人有四大特征:一是有“尾”,称“尾濮”,也就是“衣着尾”;二是婚俗,“男女长,皆随野会,无有嫁娶,犹知识母,不复识父”。显然还处在母系社会之中;三是语言“濮”;四是濮人所处的地域:以云南为主要聚居地,往东延伸至川、黔交界,直到江汉平原。笔者认为,在追寻古濮人的去向及其后裔时,四个因素都必须在考虑之中,单独地从某一点出发,都免不了要带片面性。如,有一种说法:古濮人的后裔是今生活在黔西北的佬佬族,“濮”是佬佬族的自称。我们知道佬佬是个小民族,人口较少,又偏居一隅。“百濮”却是个大族群,分布地域很广,最后成了黔西北的一个小民族,那是不可能的。又一种说法,濮人后裔是今布朗族,德昂族,因两族都是古时扑子蛮的分支。我们知道,布朗、德昂属孟高棉语系民族。孟高棉语,素以中南半岛的柬埔寨、泰国、老挝为流行地。其扑子蛮子“扑”不可能与曾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广阔地域内的“百濮”语言有关。充其量不过是相似或者巧合而已。假如将濮人衣着和习俗特征与布朗、德昂两个作个比较,恐怕就大相径庭了。

最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懿陆著的《滇国史》,其中,黄先生用属于百越族群的壮侗语族的布依语,解读“濮”这一特定

语词,说:“濮音仆,广州读为b,‘布’音近……布依族自称布饶,‘布’是人的意思,‘饶’即僚,布即濮”。由此,黄先生得出结论:“濮人,就是越人”。这样的对比未免过于牵强附会,我们知道“百越”是世世代息福建、广东、广西的民族群体,濮人的四个显着特征,没有一个能与“百越”相联系的。虽然在江汉地区,濮人与越人曾毗邻而居。但濮与越历来泾渭分明。将濮人归为越人,无异于天方夜谭。民族学和史学一样是最重实证的。尽管黄先生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但除了“濮、布音近”之外,最终也没有找出能证明“濮人即越人”的一点实质性的东西。

其实,濮,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群体,就像“西羌”、“百越”不是个单一民族群体一样,其中包含有许多语言、风俗、自称各异的民族部落。司马迁之前,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比较笼统,将生息于广大西南地区的民族简单地分为羌、濮、越三大族群。每个族群中包含有多少民族?谁也搞不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较为明



李西余/摄

确的民族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因此,孙中山创共和制,就称之为“五族共和”。真正搞清中国境内民族及其分布,才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党和国家兴师动众,搞“民族识别调查”之后。濮,部落众多,号称“百濮”,其中包含了许多拥有自己的独特语言、风俗、自称的民族群体。而古代的民族学者,各有不同的见识,因为不规范,同一民族群体,不同学者,各自选用不同的汉字给予标识。给史学研究造成混乱。而今天的民族学者,要凭这些混乱的族称搞清“濮”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先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从地域考察的;将族称与“濮”比较对号入座的;以其民族文化特征对比来识别的,各种结论,看似各有道理,但谁都无法作出圆满的阐释,让人疑窦丛生,无所是从,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未完待续)



戴永亮/摄